

【词汇研究】

蒙古语中汉语借词释例*



方龄贵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2)

[关键词] 蒙古语; 汉语借词; 释例

[摘要] 蒙元一朝, 统治中国近百年, 长期以来, 蒙、汉两族人民杂居共处, 交往频繁, 互为倚存, 在语言上也互有影响, 历元、明至清代, 在古典戏曲中吸收了不少蒙古语, 年来已有专书对此加以论证, 同时在蒙古语中也存在着大量汉语借词, 本文检出其中四十三个见于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进行考说, 作为释例。

[中图分类号] H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04)03-0110-09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这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的。蒙元一朝, 自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 宋德祐二年)下临安灭宋至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 明洪武元年)顺帝退出大都元亡, 统治全国约百年来, 其间蒙、汉人民杂居共处, 交往频繁, 互为倚存, 从语言上说, 也彼此沟通借用, 影响且及于明、清两代, 其例非一。前曾撰为《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 检出古典戏曲中所见蒙古语词近二百事, 并旁及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有关各等语,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在字书及中外史料中, 不难发现在蒙古语中同样也吸收了许多汉语借词, 斯亦不可无考。爰据随手札录所得, 就其中部份分门别类, 略加排比考证, 成《蒙古语中汉语借词释例》, 以当初探。须要说明的是: 释例原则上限于元、明至有清一代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当然不排除有些借词至今仍在沿用), 其次, 所举语词除汉语借词外, 有的还有相应的其他语词, 如“炮”, 除借用汉语鲍、炮外, 并有蒙古语“斡儿兀儿”(见涵芬楼本《华夷译语》器用门)。凡此之类, 就一概不另加著录了。

一、人物门

1、王

《元朝秘史》第一三四节: 汉字标音蒙语王捏列, 旁译“王名分”, 按“王”乃汉语借词。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蒙汉辞典》第1380页: Wang 王(下文所引《蒙汉辞典》均属此本), 柯瓦

列夫斯基(J. E. Kowalewski)《蒙俄法辞典》第2664页: wang 汉语王, 又据陈宗振等编著《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 此语亦见于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塔尔语、图瓦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又金启森编《女真文辞典》第236页: 王 ong、Wang、Wan, 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第1076页: Wang 王, 指帝王或最高爵位的人。此外在有关文献中, 还见有王罕、国王、太阳等称号, 也都和汉语借词之“王”有关。王罕是克烈部长, 本名脱斡邻, 因助攻塔塔儿有功, 金国的王京丞相(即完颜襄)给了他“王”的名分, 是为王罕。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此据中华书局1962年版, 下同)上册第42页: 脱斡邻勒“受中国皇帝册封为王, 复以汗号列于王下, 故名王罕。”又国王是成吉思大将来木合黎的专用封号, 《元朝秘史》第二〇六节: 成吉思汗对木合黎“国王捏列(名分)斡克罢(与了)。”总译: “成吉思再对木合黎说……为那般, 如今教你做国王, 坐次在众人之上。”《元史》卷一九《木华黎传》: “丁丑(按太祖十二年, 1217年)八月, 诏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 赐誓券、黄金印曰‘子孙传国, 世世不绝’。”又乃蛮部长太阳汗台不花, 《多桑蒙古史》上册第44页: “台不花则号大王(Taivang), 金帝之所封也, 蒙古人讹大王为太阳(Tayang), 故史书中之台不花多作太阳汗。”是太阳实为汉语“大王”之讹。

2、赵官

《元朝秘史》第二五一节: 赵官突儿, 旁译“宋

* [收稿日期] 2004-02-24

[作者简介] 方龄贵(1918—), 男, 吉林松原市人, 蒙古族,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为元蒙史。

行’。总译作“(通好于)宋。”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六《蒙古札记》赵官条云:“《秘史》续集一谓宋主为赵官,其名称殊不可解。余案赵官者赵扩之音讹,乃直斥(宋)宁宗御名也。”并引金人辄直呼宋帝之名为证。从来名家多从其说,然亦有不尽然者。那珂通世早年在其所著《成吉思汗实录》第二五节对“赵官”一词注为:“赵官为训宋之蒙古语,疑为‘赵家’之转讹,或为‘赵氏官家’之义。”是对于此一语词,容有可以讨论的余地。按在宋元典籍中,时见有“官家”、“官里”等用例,并有君上之义。如周密《武林旧事》卷七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圣节:“又移宴清华看蟠松……太上赐官里御书《急就章》并《金刚经》,官家却进御书真草《千字文》。凡此“官里”、“官家”均指宋孝宗。又《元典章》卷四一刑部·诸恶·谋反·乱言平民作歹:“至大三年九月日福建宣慰司承奉江浙行省札付准尚书省咨刑部呈,于至大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蒙都堂钧旨,分付到木八刺告指乱言文状一纸……有本庄住人小甲,就于甸内锄田处对木八刺言说,如今真定府皆后河元曲吕来直了也,汉儿皇帝出世也,赵官家来也……又不合于三月二十四日,就隆福宫前问不得名校尉道:官里有那无?太子有那无?太后有那无?……”凡此“官家”、“官里”家和里字都是附加词,而“官”字的本意就是君上。看来“赵官”是可以成词而成为汉语借词的,然则《秘史》里的“赵官”似可用“宋朝”来解释,旁译及总译作“宋”不误,“官”未必是“扩”之讹。否则《秘史》何以不直用“赵扩”字样,如《金史》里所见的赵桓、赵构等成例,而用“赵官”,实在有些令人不解。姑设此说,以待识者。

3、太子

按“太子”一词,蒙汉字书多见,此乃一汉语借词。《元朝秘史》作《太子》,《圣武亲征录》多作“太石”,后或转写为“台吉”,衍为亲王之号,有时又与“太师”相混,女真语、满洲语同。拙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中有专条讨论,兹不细述。

4、太后

汉译拉施特(Rashid Al-Din)《史集》第二卷第283页:(忽必烈)“第二个儿子真金,原名金真,为被称作太后的太哈敦所生。”按俄文原本“太后”作 u-XY,俄译者注释说:“即汉语‘太后’。”疑是。(下文所引《史集》原则上均据汉译本,不一一标明)。

5、皇后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48页有一段话

说:“当时[古儿汗的妻子]古儿别速[从帐幕里]出来,见古什鲁克[坐在门口],便说道:‘你们为什么不把他带进来?’遂让人将他带了进去,古儿汗的异密们感到很受委屈。古儿别速是古儿汗的长后,她有一个名叫浑忽(qunqu)的女儿当下就爱上了古失鲁克。过了三天,这个姑娘就嫁给了他。”汉译志费尼(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世界征服者史》第78页注(5)引了《史集》这段话,英译者波伊勒(J·A·Boyle)并加按语说:据柯立夫教授(Prof·W·Cleaves)意见,qunqu就是中国的称号“皇后”云云。录以备考。

6、妃子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所收刺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证(上)》第35—36页:“与会者有合刺旭烈兀之可敦兀鲁忽乃妃子(Organneh qizi,)”云云。邵师于此有按语说:“正按:《元史·世祖纪》中统元年‘赐兀鲁忽乃妃子银五千两’,名与此近。其赐银倍于前朝皇后,可知其非前朝妃子。qizi一字可参阅E·Blochet 388原注,云本畏兀语,窃意即‘妃子’之转译也。”查波伊勒英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按即《史集》第二卷)第251页于此作Orghana Qiz,并对Qiz有注语说,布劳舍(E·Blochet)原如此作,他认为Qiz乃突厥语,义训女儿(daughter)即公主(princess),云云。龄贵按:鄙意仍依邵师以qizi为汉语“妃子”转译之说为长。考中世纪蒙古语无f发声,多以h代之。如照那斯图、杨耐思编著《蒙古字韵校本》,其四支“妃”字在第151页转写中作hui(hi),按hi与qi适相对应,则Qizi殆为汉语“妃子”之转写,乃蒙古语中汉语借词。

7、夫人

《元朝秘史》第一一〇节有:孛儿帖兀真,旁译“夫人名”,余类此者多见。又《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有太祖“孛儿台旭真太皇后”,即《秘史》所见之孛儿帖兀真。按兀真、旭真均即汉语“夫人”之借词。兀真在此对音为zin,省f音;据《蒙古字韵校本》第72页、152页,旭真之“旭”。对音为heu,盖以取代f发声。

8、公主

《元史》卷一《太祖纪》:九年甲戌春三月“金主遂遣使求和,奉卫绍王女歧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仍遣其丞相完颜福兴送帝出居庸。”《金史》卷一四《宣宗纪》:贞祐二年三月庚寅“奉卫绍王公主归于大元太祖皇帝,是为公主皇后。”《元朝秘史》第二四八节总译记此事说:金主

“遂归附了成吉思,将公主及金银段匹等物教王京送与了,成吉思遂将攻城军马退了。”本节汉字标音蒙古语“公主”未加旁译,明其为汉语借词。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蒙古语言文字研究所编《汉蒙词典》第 509 页:公主作 gongzhu,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 2571 页: gungdju, 公主,源于汉语。又《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89 页:成吉思汗的后妃子女“四皇后公主合敦,乞台君主阿勒坛汗之女,我们知道,她长得不美,但由于其父是伟大的君主,就使得她获得身份,受人尊敬,她没有为成吉思汗生下子女,她一直活到阿里不哥时才死去。”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两见之“汉公主”就是这个“公主合敦”。又《元史》卷八九《百官志》: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怜口民匠总管府“至元九年拔安西王位下,皇庆元年又属公主皇后位下。”衡以前举《金史·宣宗纪》所著录的“公主皇后”,未悉是否指的同一个人。当然,其时公主皇后业已下世,待考。

9、太师

王明鹤《登坛必究》卷二二译语·人物门:太师作太失,茅元仪《武备志》卷二二七同。郭造卿《卢龙塞略》卷一九译部·译上·品职门:“太师曰太失”。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 1551 页: Taisi, 汉语“太师”,《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 258 页:太师(taisi)“在汉语中意为有学问的教师(bakhsi)和伟大的导师。”按“太师”在译语中往往和“太子”相混,伯希和(P. Pelliot)在他所撰写的《蒙古侵略时代之突厥斯坦评注》一文中曾经指出:“蒙古文中之 taisi 的原名,有时指的是太子,质言之储君。可是这个名称在蒙古时代变为亲王之号,终又变为有封地的贵人之称,如 taiji(台吉)或 hong-taiji(皇台吉)是已。有时指的是太师。这个太师官号,就是中世纪真正中国的三公,位置很高,然无实职。”可参照。

10、宰相

《武备志》卷二二七引《蓟门防御考》:宰相作“宰相兀那言”。按那言蒙古语“那颜”,训长官。莱兴(F·D·Lessing)《蒙英辞典》第 1027 页: zaisang 汉语宰相。又《满汉大辞典》830 页: jaisang, 宰桑,蒙古语,管事官之义。按宰桑无疑是宰相之音转,而历元至清,意义却不同了。

11、丞相

丞相乃宰相之通称,蒙语中汉语借词宰相、丞相并见。《元朝秘史》两见王京丞相之名,而所指不是同一个人。一在第一三二、一三三、一三四各

节,旁译“人名”,实指完颜襄,即《金史》卷九四有传的内族襄,亦见《元史》卷一《太祖纪》卷首;一在第二四八节,旁译“人名”,乃完颜福兴,见《元史》卷一《太祖纪》九年、十年,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卷一五〇《石抹明安传》并误作“完颜复兴”。《金史》卷一五〇《承晖传》:“承晖字惟明,本名福兴。”冯译《马可波罗行纪》第 526 页举伯颜丞相(Bayan chicsan)之名,又波斯史家拉施特在撰写蒙古史经典之作《史集》时,襄赞其事的有一位蒙古人孛罗丞相(Pulad jinksank),此人就是程巨夫《雪楼集》卷五《拂林忠献王神道碑》所载当年与爱薛同使波斯长留不返的丞相孛罗。是蒙古语中固有汉语“丞相”借词。又《史集》第二卷第 327 页记汉地的异密、宰相和必阭赤有云:“大概就是大臣(纳亦卜)和宰相(维即儿)的大异密被称为‘丞相’。”可参照。又《史集》此处除丞相外,还著录有太傅、平章、右丞、左丞、参政、参议、郎中等汉语官称借词,不多及。

12、元帅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246—247 页叙述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国王”派[他]率领军队去征讨乞台国条说:“元帅(³ᠶᠡᠯᠦᠰᠢ) [的称号]意即‘万夫长’。”伯希和在《蒙古侵略时代之突厥斯坦评注》一文中也谈到此语,他引用贝勒津(Berezin)所转译此语之文 vansai 说:这个具有万户意义的 vansai“他的对音就是汉语‘元帅’,毫无疑问。”

13、令公

《元朝秘史》第四七节著录海都次子察刺孩领忽(Caraqai lingqu),旁译“名”,亦见第一八〇节,旁译“人名”。《圣武亲征录》癸亥条作察刺合令忽,《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海都位下作察刺哈宁昆,陶宗仪《辍耕录》卷一《大元宗室世系》著录为察刺罕宁儿,“儿”字显是“昆”之误。《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23 页述海都汗诸子云:“次子名叫察刺合领昆……在乞台语中领昆一词为‘大异密’之意。因为他们与乞台国及其君主的领地邻近,所以他们中间也使用和流行乞台居民[所用的]名词和称号。因为蒙古百姓不懂领昆[一词]的意义,所以他们说成察刺合领昆。”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一《太祖本纪译注上》译转此段文字作“海都为成吉思汗六世祖……次子扯勒黑领昆,为泰亦赤兀之祖,领昆为乞台官名,因地与乞台邻,故用其称号,蒙兀语讹为领忽。”夹注:“案《辽史·百官志》:小部族详稳司之下有令稳,盖即领昆,辽之官名,始见于此。”按《辽史》卷一一六

《国语解》：“令稳，官名。”洪氏以令稳比对领昆，可谓卓识，及那珂通世就推源为“令公”了。《成吉思汗实录》第七节于察刺孩领忽有注语说：“领忽盖汉语令公之音转。”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世纪》引其说。查《元史》卷一《太祖纪》：四年“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师来战，败之，获其副元帅高令公。……进至克夷门，复败夏师，获其嵬名令公。”又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申“帝攻灵州，夏遣嵬名令公来援。”这里两见的嵬名令公，伯希和认为即是《元朝秘史》第二五六、二六五、二六六各节所见的阿沙敢不。他在其所著《马可波罗书注释》(Notes on Marco Polo)第316页Cinghis条论及此事说：“《秘史》阿沙敢不行径相当于《元史》中的嵬名令公，盖一人而二名，敢不(藏语sgam—ho)是其称号(title)，有如汉语之Ling—Kung；(蒙古语Lingqu, Lingqun, Lingqum)；阿沙盖是其本名(Personal name)，嵬名则是他的姓(family name)。”综合诸家所说，蒙古语领昆，领忽以及契丹语的令稳，看来就是汉语“令公”的借词。

14、都督

《登坛必究》卷二二译语·人物门：都督作“堵督”，《武备志》卷二二七同，《卢龙塞略》卷一九译部·译上·品职门：“都督曰堵速”，“速”字疑有误。莱兴《蒙英辞典》第278页：DyDy(汉语“都督”)。《元史》卷八六《百官志》枢密院·大都督府：“正二品。管领左右钦察两卫，龙翔侍卫、东路蒙古军元帅府、东路蒙古军万户府、哈刺鲁万户府。天历二年，始立钦察亲军都督府，秩从二品。后改大都督府。置大都督三员，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副都督三员，从三品，佾都督事二员，正四品。”凡此“都督”当即汉语借词。查梁章巨《称谓录》卷二三都督条：“案都督之名，始于三国。《北齐书》、《周书》皆有大都督之名，正今之提督也。又案国初绿营提督带有左都督、右都督者，正一品，带都督同知衔者，从一品，带都督佾事署都督事衔者，正三品，乾隆十八年省去都督等衔。”可参照。

15、招讨

《元朝秘史》第一三四节总译云：“金国的王京，知太祖与脱斡邻将塔塔儿寨子攻破，杀了篾古真等，大欢喜了，与太祖札兀忽里的名分，脱斡邻王的名分。王京又对太祖说：‘杀了篾古真等，好生得你济，我回去金国皇帝行奏知，再大的名分招讨官教你做者。’”查此节汉字标音蒙语招讨(zau tau)原如此作，旁译“官名”，明其为汉语借词。查

何(秋涛)校《元圣武亲征录》：“金主遣丞相完颜襄帅兵逐塔儿北走，上闻之，遂起近兵发自斡难河迎讨之，又谕月斤来助，候六日不至，上以麾下兵与战，纳刺秃失图忽刺秃失图之野，尽虏车马粮糗，杀篾兀真笑里徒，又获大珠衾银绷车各一，金兵回。金主因我灭塔儿，拜上为察兀忽鲁。”何校：“原注‘若金移计使也’。又夹注：‘移计者招讨之误，字形相近，传写致讹也。’《秘史》：王京语太祖‘归奏金主，再大的名分招讨官与你做者。’此括其语意，然则札兀忽里非即招讨使也，原注盖微误。”而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仍以察兀忽鲁释“招讨使”。按辽、金及有元一代，例在边远地区设置招讨司，官称有招讨或招讨使等。是蒙古语“招讨”盖为汉语借词，或即沿契丹、女真语之旧也。

16、留守

《元朝秘史》第一五二节总译：“初金主迁都时，命其臣合答留守燕京。”汉字标音蒙语于“留守”(Liusiu)未加旁译，显示其为汉语借词。据《圣武亲征录》岁甲戌夏五月“金太子留福兴、秦忠守中都，亦走汴梁……中都人自相食，福兴自毒死，秦忠亦弃城走……时上驻桓州，遂命忽都忽那颜与雍古儿宝儿赤、阿儿孩哈撒儿三人检视中都帑藏，时金留守哈答、国和奉金币为拜见之礼。”按哈答即《秘史》之合答。又《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40页：“阿勒坛汗离开这座城时，将国库、官产留交给了受委托的代理大员哈答留[守]、国和两位异密，在汉语中，这个职位，称做‘留守’。”可参照。

17、相公

《元朝秘史》著录有克烈部长王罕的儿子桑昆(Senggum)之名，累见。亦作亦刺合桑昆。《圣武亲征录》作鲜昆、亦刺合鲜昆、亦刺合；《元史》散见作鲜昆、先髯、亦腊喝翔昆、亦刺合。看来，此人本名亦刺合，桑昆乃是称号，后来又以号为名了。关于桑昆及鲜昆、先髯、翔昆等转写的这一称号，诸家类以汉语借词当之，或认为是“将军”的转写，或以为“相公”之对音。国内指为“相公”之对音者，最早为钱大昕氏，而沈曾植从之。查沈氏《元朝秘史注》第一六二节于桑昆有注语云：“桑昆非名，乃其官称，即《金史》之详稳、《辽史》之相温。钱竹汀(引者按：钱大昕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谓是汉语‘相公’之讹者也。桑昆《本纪》作亦刺合，又作亦腊喝翔昆，即桑昆。”李文田《元朝秘史注》第一四二节于桑昆则注为：“桑昆官名，《辽史》作详稳，时王罕亦设此官，以其子亦刺哈为之也。《本

纪》直称亦剌合,而二十年纪又作亦腊喝翔昆,则名既错出,官仍茫昧。又《术赤台传》曰:“怯列王可汗之子鲜昆,有智勇,诸部畏之。”同此一人,或称名,或称官,或官与名并举,均不易悟。聊详记之,俾了然也。”国外揭明此义者当推伯希和,他在《蒙古侵略时代之突厥斯坦评注》中说:“蒙古时代初年之 Sanggun 或 Sanggum, 初见之, 好象就是崑昆河诸碑中业已著录之 Sangun(将军), 其实不然, 疑是‘相公’之对音, 拉施哀丁业已作此类的解释, 其移植于契丹语中之‘详稳’、‘常衮’、‘敞稳’等名, 好象是相公, 而非将军。”格鲁塞(Rene Grousset)也赞同此说, 所著《蒙古帝国史》汉译本第349页注[7]有云:“伯希和先生提起《秘史》对于桑昆这个名字, 作 Sanggum, 不作 Sanggun。他附加说, 初期蒙古 Sanggun 或 Snggum, 并不象人们先所期待的名字是源自中文‘将军’(tsiang—kiun) 有如在鄂尔浑碑文所曾见。而是源于‘相公’(Siang—Kong)(出身好的人们), 和拉施特所要证明的一样。”查《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15页:“王汗有两个儿子, 一个名鲜昆, 意即‘公子’。”云云。

18. 博士

在元、明以来碑刻、历史文献及蒙汉字书中, 多见有八合识、八合失、八合赤、巴合赤、巴黑石、把失等等, 还有今天汉语中常见的把势、把式等用词, 一般释为师、师傅、师父。经考证, 均系汉语“博士”的借词。前在拙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把势条已有专篇讨论, 原文俱在, 不难复按, 这里不必重述。所当特别指出的是, 长期以来, 直到最近, 学术界仍有人认为此乃梵语(Sanskrit)中“比丘”(bhiksu)的转写, 训“佛僧”。伯希和早已对此提出相反的意见, 他在《蒙古侵略时代之突厥斯坦评注》中揭明此义, 后在《马可波罗书注释》第63页 Bacsī 条更作了进一步申论。今按在汉文史料中, 对梵语说有着有力的反证。此据元碑所载《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者及执掌全真教(道教的一派)垂二十一年的李志常曾有“八合识”的称号, 皆因他曾任御前宣议国子学事, 故以训为“师”或“博士”的“八合识”相加, 为义甚明, 安得以训为“佛僧”的“比丘”称之! 至于博士由八哈失等而衍为把势、把式, 则转训为有一技之长的工匠、能手、高手或武艺高强的人了。又此语亦见于今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各等语。据伯希和在《马可波罗书注释》Bacsī 条所说:“Baqsī, bahsī 首见于畏兀儿文献, 后传入蒙古语。”姑列入蒙古

语中汉语借词。

19. 蛮子 南家

《至元译语》人事门: 蛮子作囊家歹, 似以“蛮子”为汉语, “囊家歹”为蒙古语。按此处囊家歹之“歹”字乃蒙古语接尾词。沈曾植《海日楼札丛》所收《护德瓶斋涉笔》囊嘉特条云:“囊嘉特, 蒙古语汉人也, 原囊嘉带或南家。按满洲语谓汉人为尼堪, 与囊嘉亦近。”伯希和在《南家》一文中引证马可波罗常名中国南方同其居民为 Manzi 即汉语蛮子之对音, 拉施特在蛮子一名而外, 还用了一个同名异称的 Nankias(Nangias), 而这就是蒙古人用来称汉语名曰蛮子的地方, 也就是《三朝北盟会编》所见的“南家”一称, 盖女真语之“南家”殆即嗣后蒙古语中之 Nankias, 又满洲人称汉人为 Nikan(引者按: 即尼堪), 复数曰 Nankasa, 也当于此求之。云云。查《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97—98页列国传一当时的乞台、哈刺契丹、女真君主以及当时与成吉思汗同时的摩至那(即汉人所谓的蛮子, 而蒙古人却称作南家思)君主传:“[伊斯兰教历]289年[公元901—902年], 乞台、哈刺契丹、女真及蛮子(又称至那、摩至那或南家思)的国王是一个出自古代王族的人, 名叫梁太祖。”另下文第99页又一标题作: 在此期间与成吉思汗同时的摩至那(即汉人所谓的蛮子, 蒙古人称做南家思)君主传。是拉施特以蛮子与南家思为同义词, 指的是中国南方。按“蛮子”一词并见于蒙古语, 当也是汉语借词, 此可于《元典章》见之。《元典章》卷二圣政·求直言·至元二十九年四月条:“行枢密院准枢密院咨准江西行省差官开读圣旨节该:‘汉儿蛮子田地里提说里勾当来的人, 不捺是谁, 休当者。’钦此。”另还数见“囊家歹”乃是人名。惟查其中有一条作“赛因囊家歹”, 初视之颇似人名, 实际此乃一个称号。《元典章》卷二二户部·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 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为事内一件, 南人燕参政说有, 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有……去年赛因囊家歹、状元等题说: 在先亡宋时分, 市舶司的钱物多出办来……”。这里的赛因囊家歹就是上文的燕参政, 亦即《元史》卷一七三有传的燕公楠。按公楠乃南康之建昌(今江西永修县境)人, 做过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的官, “赛因”蒙古语训“好”, “囊家歹”本于汉语之“南家”, 指南人, 此云“好南人”, 是元世祖忽必烈对燕公楠所赐的称号, 具见本传。《元史》不见直接收录蒙古语“蛮子”、“南

家”等用词,却多用作人名,如蛮子、蛮子台、蛮子带、蛮子海牙、南家台、南家带、囊家、囊加、囊家台、囊加台、囊加带、囊家歹等等。是本于汉语蛮子,南家等借词无疑。应当指出的是,有此等名字的人,除赛因囊家歹为燕公楠的赐号外,余下的都未必是南人。又《金史》卷六三海陵《昭妃阿里虎传》、卷六八《完颜纲传》还著录有两个以“南家”为名的人,可注意。余请参照《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粘罕条。

20、先生

元代通称道士为“先生”,累见元代白话圣旨碑著录,多与和尚、也里可温、答失蛮等连类而及,亦见元曲。岳伯川《铁拐李》剧第一折演述上八洞神仙吕洞宾下界度脱岳孔目,为孔目之子福童所见,俚儿上白:“自家岳孔目的孩儿福童便是,学里来家吃饭,家门有一个先生,师父作揖。”按洞宾属于俗传所谓八仙,道教全真道尊为五祖之一。又元明间小说《水浒传》第五三回老人道:“这个先生一向云游在外,此时唤做公孙一清,如今出姓,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叫做公孙胜,此是俗名。”又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下文称北图珍本)所收《续增华夷译语》人物门:道士作“先生”,《登坛必究》卷二二译语·人物门:道士作“赏生”,《武备志》卷二二七、《卢龙塞略》卷一九译语·译上·品职门同,按均为蒙古语中汉语借词“先生”转写之误。

21、道人

涵芬楼本《华夷译语》人物门:和尚作“脱因”,北图珍本《华夷译语》A 本人物门同,《登坛必究》卷二二译语·人物门:和尚作“脱印”,《武备志》卷二二七同,《卢龙塞略》卷一九译语·译上·品职门:“和尚曰脱印”,《至元译语》人事门:道人作“绰真”,又北图珍本《高昌馆杂字》人物门:释作“土因”,《回回馆杂字》人物门:僧作“脱因”。按在西方著述中,如《史集》、《世界征服者史》、《鲁布鲁克东行纪》、《海屯行纪》并见有关于脱因(toyin, tuyin, tuin)即和尚的著录。查《元代白话碑集录》所收《一二九六年彰德上清正——宫圣旨碑(一)》有云:“已先的圣旨里、脱因、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不拣那个,大小差发休着者,无根底祷告祈福祝愿者。”又《一二九六年彰德上清正——宫圣旨碑(二)》则作“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每,除地税、商税外,不拣什么休当者,告天祈福与者。”合而观之,脱因与和尚前后相对应,是脱因即和尚无疑,乃是“道人”之音转。和尚称道人,钱大昕有考。《十驾斋养新

录》卷一九《道人道士之别》条:“六朝以道人为沙门之称,不通于羽士。《南齐书·顾欢传》: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辩是非。《南史·宋宗室传》:前称慧琳道人,后称沙门。慧琳是道人,即沙门。”是蒙古语称和尚为“脱因”(及其他译字),显系汉语“道人”借词。

22、小厮

《元朝秘史》第二七三节两见“薛兀薛”一词,旁译“小厮”。据总译,这是斡歌歹即元太宗加给金主完颜守绪即金哀宗的恶谥贱称,又一见总译作“人口”,柯立夫《秘史》英译本于此译作“幼小的奴隶。”(Little slaves)是薛兀薛即小厮乃是汉语借词。查陈士元《俚言解》卷二小厮条云:“俗称仆为小厮,音私,一作厮。《史记》苏秦说魏王厮徒十万,注:厮,养马之贱者。《字学集要》:厮,注:取薪贱役也。”按“小厮”亦作“小子。”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词曲·俗乐有所本条:“都下贵家作剧,所用童子名倒刺小厮者,先有敲水盂一戏,甚为无谓。”《金瓶梅词话》第六〇回则称此等人为“捣刺小子”,是其证。

二、地理门

23、省

冯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九章:“其名曰省(scieng),此言最高院所是已。”《史集》第二卷记汉地的异密、宰相和必闾赤;详细列举他们的品级;记他们那里的法规、制度以及该民族中所采用的名称。其中有一条云:“因为合罕大部分时间住在城中,所以给名为‘省’(synk)的大底万设置了一处底万办公的地方。”按“省”有中书省又十来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马可波罗及《史集》此处所称之“省”大抵指中书省。参伯希和《马可波罗书注释》第827页scien条。又《史集》第二卷还著录有京都、府、州、郡、县等地方行政等级,显系汉语借词,不多及。

24、仓

《元朝秘史》第二七九节:汉字标音蒙语有“仓兀惕”,旁译“仓每”,表复数,其“仓”字当为汉语借词。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1289页:Sang,汉语“仓”,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蒙古语言文字研究所编《汉蒙词典》第138页:仓,Sang。是蒙古语仓系汉语借词。又《元史》卷八九《百官志》内宰司·典膳署“秩正五品。令二员,丞二员,书史一员,仓赤三十五人,掌内府饮膳之事。”其“仓赤”当是汉语借词“仓”加蒙古语“赤”为词。偕行社《蒙古语大辞典》第932页:Sangci,管仓库

者。殆是“仓赤”之对音。又《长春真人西游记》“邨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镇海八刺喝孙也’。八刺喝孙汉语为城，中有仓廩，故又呼曰仓头。”此“仓头”疑即《元史》所见之“仓赤”。是仓赤之“仓”当也是蒙古语中汉语借词。又“仓”亦见于突厥语族诸语，不录。

三、花木门

25、莲花

《登坛必究》卷二二译语·花木门：莲花作“莲花扯扯”，《武备志》卷二二七同，《续增华夷译语》花木门：莲花作“莲花扯扯克”，《蒙汉辞典》第 799 页：Linghu —a，莲花，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 1963 页：Lingua, Lingua, 汉语莲花。至于“扯扯”、“扯扯克”(cecek) 蒙古语训“花”，是莲花乃汉语借词，又《高昌馆杂字》花木门：莲花作“廉化”，当亦源于汉语。

26、萝卜

《登坛必究》卷二二译语·果木菜门：萝卜作“老必”，《武备志》卷二二七同，《卢龙塞略》卷二〇译部·译下·植种类第一·菜：“萝卜曰土儿麻，又曰老必”，《蒙汉辞典》第 800 页：Luubang, 萝卜，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 1966 页：Loubang, Luubang 汉语萝卜。万福麟修、张伯英纂《黑龙江志稿》卷七地理志·风俗·方言·饮食类：萝卜蒙古语作“罗邦”，达斡尔语作“罗布”。又哈萨克语、图瓦语萝卜作 Lobe, 维吾尔语萝卜作 Lobu, 又鄂温克语萝卜作 Loobo, 鄂伦春语萝卜作 L bu, 并可推源于汉语。

四、鸟兽门

27、龙

涵芬楼本《华夷译语》鸟兽门：龙作“禄”，北图珍本《华夷译语》A 本鸟兽门同，《卢龙塞略》卷二〇译部·译下·鳞虫类：“龙曰禄，北语同，一曰鲁贵，东语也。”《黑龙江志稿》卷七地理志·风俗·方言·动物类：蒙古语龙作“罗”，《蒙汉辞典》第 800 页：Lvv 龙，十二属的龙，十二支的辰，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 1963 页：Luu, 汉语龙。《高昌馆杂字》鸟兽门：龙作“卢”，贞节堂钞《译语》所收委兀儿译语·鸟兽门：龙作“禄”，亦见于塔塔尔语 luu, 撒拉语 Lun, 云云。

28、麒麟

《登坛必究》卷二二译语·走兽门：麒麟作“乞令”，《武备志》卷二二七同，《卢龙塞略》卷二〇译部·译下·兽畜类第二：“麒麟曰乞令”。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 2530 页：kiling 汉语麒麟。

又此语亦见于女真语，作“其里因”(ki Li —ng), 参《女真文辞典》第 13、211、243 各页，盖亦汉语“麒麟”之音转。

29、骡子

《元朝秘史》第二七四节：汉字标音蒙语老撒速惕(Lausasut) 旁译“骡”，《至元译语》走兽门：骡作“落索”，涵芬楼本《华夷译语》鸟兽门：骡作“老撒”，北图珍本《华夷译语》A 本鸟兽门、《续增华夷译语》鸟兽门并同，《登坛必究》卷二二译语·走兽门：骡子作“老沙”，《武备志》卷二二七同，又引《蓟门防御考》：骡子作“老撒”，《卢龙塞略》卷二〇译部·译下·兽畜类：“骡曰老撒”，姚旅《露书》卷九风篇下：老撒训“骡”，余庭璧《新刻事物异名》畜产：“骡，落索，蒙古云。”《新出对象蒙古杂字》：骡子作“洛萨”，《蒙汉辞典》第 796 页：Lag vsa 骡子。包培(H·H·) 编木卡迪玛特阿勒阿塔布《蒙古语辞典》第 232 页：Lusa 骡，又第 441 页附录伊本木罕纳《蒙古语汇》同，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 1957 页：Lo'osa 汉语骡子。又此语亦见于图瓦语、撒拉语、女真、满洲等语借词，不录。

五、宫室门

30、庙

《续增华夷译语》宫室门：蒙古语庙作“庙格儿”，按“庙”乃汉语借词，格儿(ger) 蒙古语此训房、房子，庙格儿即庙宇也。按庙在达斡尔语、东乡语作 miao, 保安语作 mio, 鄂伦春语作 meew, 锡伯语作 miao, 可参照。

六、器用门

31、火炉 火盆

《元朝秘史》第七七节：汉字标音蒙语火炉木塔(qorumta), 旁译“火盘”，第二四五节两见豁鲁木塔，旁译一作“火盘的”，一作“火盆”，总译并作“火盆”。按火、豁同音，炉、鲁同音，汉字标音“火”或作“豁”，“炉”或作“鲁”，用字不同而已。据总译“火盆”观之，似“豁鲁”为写音，而“火炉”则音译兼顾为可取。查伯希和《秘史》法文本转译第七七节于此译作 foyer(火炉)，柯立夫英译本《秘史》作 firepan(火盆)，注为 heath(炉边)，海涅士(E·Haenisch) 教授德译本《秘史》作 herd(炉灶)，可参证。《蒙汉辞典》第 649 页：hobong 火盆，柯瓦列夫斯基《蒙人物法辞》第 896 页：qobong 汉语火盆。按火炉为汉语，以火盆(火盘)释火炉，无异以汉语转训汉语，两者均不失为借词。

32、炮

《武备志》卷二二七引《蓟门防御考》：炮作

“鲍”,《露书》卷九风篇:包释“炮”。《蒙汉辞典》第526页:bvq 枪,炮,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1156页:buu 汉语“炮”。是此语为汉语借词无疑。亦见于满洲语。

33、钩子

《元朝秘史》第七五节:以字标音蒙语钩吉札撒勒都周,旁译“钩相整治着”,又:钩吉列周,旁译“钩着”,钩吉额客温勒周,旁译“钩曲着”,第七六节:钩吉塔塔恢,旁译“钩扯时”,钩吉札兀惕撒泥,旁译“钩衔了的”。其于“钩吉”一词,旁译例为“钩”,可注意。《蒙汉辞典》第768页:goh—a 释为“钩”、“挂钩”,莱兴《蒙英辞典》第6页:gogi 钩,钓鱼钩,可注意。查汉字标音蒙语“钩吉”与汉语“钩子”音义并相近,不能排除蒙古语“钩吉”乃汉语“钩子”之借词。

34、纛

《元史》七九《舆服志》仪仗:“皂纛(原注:国语读如秀)。建纛于素漆竿。凡行幸则先驱建纛,夹以马鼓,居则置纛于月华门之隅室。”《元朝秘史》第七三节:汉字标音蒙语秃黑刺周,旁译“英头拿着”,总译作拿了“英枪”,第一〇六节:秃乞颜,旁译“英头自的行”,第一七〇节:秃黑坛备,旁译“旄纛每有”,第一八一节:秃黑孛思合惕浑,旁译“旄纛立起您”,第一九三节:秃黑撒出阿惕,旁译“旄纛祭祀了”,《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神纛从者所执,以旄牛尾为之,纛枪属也。”《蒙鞑备忘录》军装器械:“成吉思之仪卫,建大纯白旗以为识认,外此并无他旄幢。”《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50页:“脱黑台按照习惯在大纛(tuq)涂了油,让军队上马,非常娴熟地去迎接[敌人]。”俄译者对纛有注语说:“tuq(或 tug)——突厥——蒙古语‘旗,大旗,借用汉语之‘纛’。”冯译《多桑蒙古史》第38页:“也速该妻见众离去,乃乘马执纛(Toug),躬自追击之,仅邀其少数而还。”原注:“纛者,中国旗名。一长矛上悬土番之牦牛大尾也。是为中国皇帝之特用幢帜,其册封突厥、鞑靼诸藩王时,常以此物并鼓赐之(Visdelou《鞑靼地域史》97页。)又Abel Remusat《鞑靼语言之寻究》第1册303页。由是突厥与鞑靼民族有Toug之名,惟无牦牛尾,则以马尾代之。此纛与鼓皆为受封及统率之表示。——鲁不鲁乞名此牛曰唐兀牛,牛尾多毛,与马尾同,腹背毛长(见所撰《鞑靼地域行纪》第28章)。”按亦见中外蒙古语字书著录。《至元译语》车器门:秃释“旗”,《续增华夷译语》器用门:纛作“秃黑”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1867页:

tuq 旗帜,汉语纛。此外,亦见于突厥语族诸语及满洲语,不录。伯希和《马可波罗书注释》Tuq 条于此有云:“我无从怀疑 tuq 这个词,如 Abel Remusat 所主张,在相同意义上通于汉语纛 tu(d'au, d'uk, d'ouk),远在公元(Christian era)以前已见用于中国人。看来,劳费尔(B·Laufer)也许是对的,说是游牧部落老早就从中国人那里借用的这个词。”

35、碑

《卢龙塞略》卷一九译部·译上·居处门:“碑曰赤老拜”,《武备志》卷二二七引《蓟门防御考》石碑作“赤老拜”。按蒙古语赤老(cila'u[n])训“石”,赤老拜此云“石碑”,则拜即汉语“碑”之借词也。

36、升斗

按蒙古语升、斗均为汉语借词,而亦如汉语之有双重意义,一为器物名,一为器内容量之数词,有的字书因而归于数目门类,兹为行文之便,一并收入器用门。先说“升”。《续增华夷译语》器用门:升作“升子”,贞节堂钞《译语》鞑靼译语·数目门:升斗作“升子深”,石田本《华夷译语》数目门:升斗同,《蒙汉辞典》第966页:Xeng[量]升。亦见于突厥语。次说“斗”。《蒙汉辞典》第1146页:deu 斗(十升),莱兴《蒙英辞典》第254页:dey 汉语“斗”,十升为斗。

37、牌子

《蒙鞑备忘录》官制:“所佩金牌,第一等贵臣,带两虎相向,曰虎斗金牌,用汉字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赐成吉思圣旨疾;又其次乃银牌,文与前同。”王国维笺证:“蒙古虎符,世尚有之。其上作虎头,《元史·兵志》所谓符趺为伏虎形是也,无作两虎相向者。《长春真人西游记》: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中禄悬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关汉卿《幽怨佳人拜月亭》杂剧云:‘虎头儿金牌腰内悬’。汪元量《水云集》湖州歌云:‘文武官僚多二品,还乡尽带虎头牌。’此虎斗金牌即虎头金牌之音讹,因之生两虎相向之说。又俄国属地所出蒙古金牌上铸回纥字,未见有铸汉字者。”彭大雅《黑鞑事略》徐霆疏:“霆尝考之,鞑人初未尝有除授及请俸,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为何也,鞑人止有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或有劳自出金银请于鞑主,请其自打,牌上铸回回字,亦不出于长生天底气力等语尔。”冯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八章:“大汗见他们弟兄二人同马可阁下将行,乃召此三人来前,赐以金牌两面,许其驰驿,受沿途供应。”《世界征服者史》第

186 页：“(哈的苦思丁) 还接受一面成吉思汗赐的木牌子(paitza)。”余尚数见。又《史集》第三卷第 481 页：“[君王] (引者按：合赞汗) 也降旨制定了颁发牌子的如下制度。”(下略)。冯译《多桑蒙古史》下册第 274 页：“1275 年，阿八哈遂赐[苦思丁]以乞刺惕衣一袭，牌子一面，谕旨一道。”原注：“牌子以金为之，上有图画与文字，以赐官吏与豁免赋役者也。此制出于中国，故即以汉名名之。”参箭内互《元代牌符考》，原载《蒙古史研究》，译文收入《元朝制度考》。

七、饮食门

38、茶

《续增华夷译语》饮食门：茶作“茶”，显为汉语借词。《蒙汉辞典》第 197 页：qai 茶，茶叶，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 2073 页：cai (tsai, tchai) 汉语茶。此外在蒙古语族诸语、突厥语族诸语、满—通古斯语族女真、满洲各等语，乃至波斯、阿拉伯语中训“茶”之词均源于汉语。

八、珍宝门

39、码

《续增华夷译语》珍宝门：码 仍作“码”，《蒙汉辞典》第 805 页：manv 玛瑙，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 1973 页：manuqu 汉语“玛瑙”，《女真文辞典》第 10 页：ma nau 玛瑙。是蒙古语码 乃汉语借词。

40、琥珀

《续增华夷译语》珍宝门：琥珀作“忽必”，《蒙汉辞典》第 673 页：hvba 琥珀，莱兴《蒙英辞典》第 976 页：xuba (n) 汉语“琥珀”，《高昌馆杂字》珍宝门：琥珀作“苦必”，《女真文辞典》第 236—237 页：Xu—bai 琥珀，羽田亨编《满和辞典》第 217 页：

Huba 琥珀。是蒙古语琥珀为汉语借词。

九、声色门

41、蓝

北图珍本《增定华夷译语》鞑鞑馆·声色门：蓝仍作“蓝”，《续增华夷译语》声色门同，北图珍本《华夷译语》B 本声色门并相同，《女真文辞典》第 36 页：刺安 la—ang 释“蓝”。是蒙古语蓝乃汉语借词。

42、皂

《增定华夷译语》鞑鞑馆·声色门：皂仍作“皂”，《续增华夷译语》声色门同，北图珍本《华夷译语》B 本声色门并相同，《女真文辞典》第 108 页：子敖 si—ao 皂。按“皂”于义亦训“黑”，黑在蒙古语本作“哈刺”(qara)，此作“皂”乃汉语借词。阙名撰《唐李靖阴山破虏》剧头折平章白：“大小番兵听吾将令，人人英勇，个个争先，哈刺赤招展起皂旌旗”云云。此处“哈刺”与“皂”同义复出，可以为证。

十、数目门

43、分

《续增华夷译语》数目门：分仍作“分”，《蒙汉辞典》第 1383 页：fun(量)分(市制长度、重量、地积单位及时间单位，货币辅助单位。)莱兴《蒙英辞典》第 650 页：pyn(汉语“分”)，一中国两(ounce)的百分之一，一中国寸(inch)的十分之一。此外亦见于突厥语族诸语、满洲语。

以上释例所举主要是元、明及清代以来所见的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至若现今在蒙古语中所吸收的大量汉语借词，不胜枚举，素为大家所习知，这里就不待细说了。

The explanations of some Chinese loanwords in Mongolian

FANG Ling-gui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China)

Key words: Mongolian; Chinese loanword; explanation

Abstract: The Yuan dynasty ruled China for nearly one-hundred-year, but historically Mongolian people and Chinese people often inhabited same areas and had close relations of contacting with and depending on each other. Throughout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quite a lot Mongolian words were absorbed by Chinese classical operas; meanwhile there existed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This essay picks 43 and makes a philological study of these loanwords.

[责任编辑: 邹建达]